

多极化格局与中国外交的理论思考

周 敏 凯

(华东师范大学法律政治学院, 上海 200062)

摘 要: 冷战后世界格局的讨论令人关注, 单极化或多极化并非纯粹是一种学者间国际关系理论之争, 它既是对冷战后世界格局变化的一种理论表述与主观回应, 又体现着国家利益的诉求。21世纪的多极化可能会呈现许多新特点, 国际政治多极化已成为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趋势。面对经济全球化与政治多极化的趋势, 中国应以积极的态度, 抓住“入世”与国际反恐主义大联合的机遇, 审慎驾驭中美、中俄、中日及与亚洲邻国的关系, 不为其他事件左右, 集中力量为实现“三大任务”而努力。

关键词: 世界格局; 多极化; 中国外交

一、跨世纪的世界格局与国际关系范式

上世纪70年代美国越战失利后, 美国总统尼克松就预测世界将形成“五中心”的多极格局。尼克松的“多中心论”带有更多的战略预测性, 并在冷战后期流行。90年代初, 苏联解体, 两极格局崩溃, 美国成了唯一超级大国, 但其他国际力量也有了相当发展, 美国已难以独自主宰世界。如何界定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基本特点, 各国专家学者纷纷从自己的国家利益出发, 发表了一系列的意见, 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

1. 单极世界论

美国不少学者认为, 两极格局瓦解后, 美国成了唯一的超级大国。现在世界尚无一国的综合国力能象前苏联那样而与美国抗衡。冷战后的世界格局只可能是单极格局。老布什在海湾战争胜利以后, 倡议建立的国际新秩序, 其本质就是美国为主导的单极世界格局。

2. 一超多强论

冷战后, 美国的综合国力称雄世界, 尤其是90年代的新经济, 使美国走下坡路的经济又得到恢复与较大的加强。但一些重要国家与国家群体的实力也有较大提升。在全球综合国力竞争中, 美国一枝独秀, 但在国际政治与军事、世界经济等具体领域, 美国已无力一家说了算, 而不得不与一些重要国家或国家群体进行磋商, 共同处理相关国际事务。一超多强论, 反映了这种客观存在。

3. 向多极过渡论

两极瓦解后, 就综合国力竞争而言, 完整意义上的多极格局尚未形成。但是美国也无力

收稿日期: 2002年1月24日

在任何领域自主主导国际事务，这表明单极格局并非客观存在。因此冷战后的世界格局，呈现了由两极向多极转化过渡的态势。一超的相对优势正在缩小，多强的相对弱势正在转化。多极化是一个过程，完整意义上多极力量相对平衡的多极格局的形成，有待时日，但是这一趋势已无法扭转。向多极过渡的理论，反映了跨世纪时期重要国际力量对比的实际状况，以及除美国之外的其他重要国际力量对世界格局变化的一种预测与政策取向。

二、多极化既是客观存在又是主观预测与政策取向

有关多极化的讨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实，多极化的理论之争并非纯粹是一种学者间国际关系理论的意见之争，它实际上是对冷战后世界格局变化的一种理论表述与主观回应。任何一种世界新格局的描述，虽然离不开一定程度的客观性，但又蕴藏着不同的价值取向，以及期望国际关系朝向有利本国利益方向发展的主观预测与政策取向，包含着相当程度的主观性。

由于各国专家学者以及政治家的国家利益、价值取向不尽相同，因此，对世界新格局的描述，存在深刻的分歧。即使在多极格局论者之间，也有不同的观点存在，更不说单极论与多极论之间的歧见了。

邓小平在 90 年代初，苏联尚未解体前夕，便指出：未来的世界是多极的世界，“旧的格局是不是已经完了，新的格局是不是已经定了？”“现在旧的格局在改变中，但实际上并没有结束，新的格局还没有形成”。两极格局正在变化，“世界格局将来是三极也好、四极也好，五极也好，苏联总还是多极中的一个，不管它怎么削弱，甚至有几个加盟共和国退出去。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①

西德前总理施密特在 1993 年预言：“世纪初世界将形成五角，即美国、欧盟、中国、日本和俄国”。^②

中国学者陈启懋在 90 年代中期曾认为：“从冷战结束后多极化的趋势来看，可以推断新的世界格局必然是一个多极格局。……多极格局虽未形成，但其轮廓已经呈现。目前就企图详细描述这个世界新格局是不科学的”，但从现有材料来看，可以对未来的新格局轮廓初步作些预测。^③

以上政治家与专家学者的观点集中代表了一种被多数人认同的观点，即 21 世纪初的多极化不只是一种发展趋势、一种预测、一种可能、一种外交政策取向，同时也是对变化着的国际态势的一种理论描述。

三、21 世纪多极化的基本特点

多极化现象并非 21 世纪才可能出现，近现代国际关系史中，多极化是一种较常见的现象。与传统的多极化现象相比较，21 世纪的多极化可能会呈现以下一些显著特点：

首先，多极化的“极化”理论，一般是对“极点”力量关系变动的过程描述，它主要关注重要国际力量之间的对比态势，而非描述所有国际力量间关系。“极点”力量可以是重要大国，如美、俄、中、日，也可以是国家群体，如欧盟。“极点”力量的判断标准，可以是综合国力的判断标准，也可以是政治、军事、经济某一方面的力量优势标准。“极点”标准不一，政策取向目标不同，各国对冷战后国际格局的判断、结论也会不一。美国不同意多极化格局理论，它坚持单极格局判断。因为它以综合国力标准评判其它“极点”力量，认为除自己外，谁都难符合这一标准，唯有美国才算真正的一极。同时，美国从维持自己独霸世界

的外交政策取向出发,甚至认为欧盟也不应充当一极与其分享霸权,只应唯其马首是瞻。中、俄、欧盟等国际力量不同程度上认同多极格局,它们认为以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标准评判,多极现象已初露端倪。世界经济力量对比已形成三极:美、欧、日;世界军事力量对比也形成三极:美、俄、中;国际政治力量对比则形成四极:美、俄、欧、中。它们认为,就地区力量对比而言,不少地区也存在多极化的现象。亚太地区,中、日、美影响较大;欧洲地区,美、欧、俄影响突出;中东地区,美、俄、中、欧影响明显。同时,它们也不满美国独家主宰国际事务的现象,期盼由更多国家共同管理国际事务,国际关系应朝民主合作的多极方向发展。就相对意义而言,在国际关系的任何一个领域,美国实际上已不得不与其他相关国家,尤其是“极点”力量进行协商,因此,多极化进程已启动,多极化不仅仅是理论与主观预测,它也有一定的客观真实性。

其次,21世纪的多极化的国际背景是经济的全球化,发展方向将是国际政治的民主化。如果说传统的多极化往往以经济上的激烈竞争与争夺原料市场、军事上对抗与结盟、重新划分世界势力范围为基本特点,其多极化的结果是零和游戏:竞争对手或赢或输,那么,21世纪的多极化,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国际关系的基本特点将是竞争与合作并存,经济关系上升,军事政治关系下降,综合国力竞争为主;国家间关系一般已超越军事对抗与结盟,或以意识形态划线,而追求共同战略利益,但不针对第三方,竞争对手力争双赢。各国普遍追求平等互利,共同协商的民主目标,一致反对任何一个大国主宰世界的“单边主义”或强权政治。

第三,21世纪的多极化,地缘经济与政治的特点明显,大国主导的地区国家群体将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形成国际战略平衡关系的基础。大国主导的地区国家群体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拓展了以往“极点”大国之间的关系,世界和平有了更大的保障。

21世纪大国主导的地区国家群体将主要是:

- a. 美国主导的美洲群体:北美自由贸易区扩展为美洲自由贸易体;
- b. 欧盟主导的欧洲群体:欧盟与欧洲自由贸易区联合,并吸收东欧国家加入;
- c. 俄罗斯主导的独联体:以前苏联成员国为主;
- d. 中、日主导的东亚群体:以东盟与中、日、韩为主;

此外,还可能出现南亚、非洲等地区国家群体。

这些主要的地区、国家群体之间,既竞争又合作,相互制衡,共同维持国际战略平衡关系,其间,一些重要的国际组织与国际会议能发挥重要作用。诸如,美洲国家群体与东亚国家群体之间的竞争合作与战略平衡关系,可利用亚太经合组织来维系;欧洲国家群体与东亚群体的联系,亚欧首脑会议与外长会议能发挥桥梁作用;独联体、中亚国家群体与东亚群体联系,上海合作组织能发挥中介作用。

第四,21世纪的多极化,“极点”大国关系普遍具有非结盟对抗、竞争与合作并存的“伙伴化”的特点。与20世纪的大国关系相比,这是一种全球经济一体化基础上的寻求共同战略利益的双赢的新型国际合作关系,尽管冲突与摩擦难以完全消除。已经建立的伙伴关系,包括美俄“和平伙伴关系”,法俄“优先伙伴关系”、日俄“真正伙伴关系”、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法中“全面伙伴关系”、日中“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英中“全面伙伴关系”等。至于中美关系,克林顿任内认作为“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小布什政府要将其修正为“竞争对手关系”,然而认真审读小布什的“竞争对手”的内涵,也具有竞争与合作并存的特点,在经贸领域,中美是重要伙伴,在政治与军事

领域,中美也需要合作,尽管也有竞争甚至摩擦,这种竞争合作关系可能是21世纪中美双方唯一可以接受的关系,无论用什么名称,其本质仍是“伙伴化”的大国关系。“9·11”事件以后,在国际反恐怖主义的基础上,美中关系有了一定的缓和和改善,合作的基础拓展了,在去年10月上海APEC会议上,布什总统表示要与中国建立一种“建设性合作关系”。

第五,21世纪的多极化,在一定意义上是美、欧、中、俄、日为主要“极点”的国际关系格局。其中,美、中、俄具有更多的独立的“极点”大国的特点。21世纪“多极化”的主线是以美、中、俄关系变动为基础,这种新型的大三角关系将使欧亚大陆与两洋之间的地缘政治与经济关系发生重组,从而引领多极化格局的发展方向。

如果说冷战后期,美苏两极争霸,美中曾在共同战略利益基础上联手,阻遏苏联的扩张,呈现东西两洋向欧亚大陆心脏地带夹击的地缘政治态势;那么21世纪的俄、中、美关系可能是多棱镜,在军事与政治上,俄中可能联手抗衡美日、美欧的打压,阻止北约东扩与美国退出ABM、部署MDS计划以及对车臣、台湾等他国内政问题的粗暴干预;在经济贸易上,俄中可能又分别欲与美、欧、日更多地发展双边关系,争取引进更多西方资金与技术,促进自己的现代化建设。当然美俄在政治上的合作机会可能更多些,美中在经贸上的合作机会则会更大些,中俄在军事上的合作条件更成熟些;美俄在某些问题上的立场可能更近些,中俄在另外一些问题上的立场可能更一致些。“9·11”事件以后,美俄、美中、中俄在国际问题上尤其是反对恐怖主义、分裂主义与极端主义的斗争中的合作会更广泛,尽管各自发挥的作用不尽一样。

21世纪的欧盟,整体实力将超过美、日,但其中任何一个欧盟成员国都难以具备“极点”国的条件。

美国的未来学学者阿尔文·托夫勒在《力量转移》一书中,将日本称为“一条腿的国家”,它只靠“多之又多的现金”支撑,由于“独脚凳出名的坐不稳当”,因此“日本今天正在追求平衡的力量”。^④21世纪日本追求政治大国甚至军事强国的愿望会更加强烈。在外交上,日本将不再满足于美国小伙伴的角色,美日关系日本“一边倒”的态势会有所改变,日本将力争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及亚洲领头雁。在军事上,日本会进一步找借口扩展实力,“9·11”事件为日本扩展军力,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在经济上,日本尽管长期处于低迷状态,但其整体经济优势还可能保持相当时间。

21世纪的俄罗斯,在恢复其应有的大国综合实力地位的进程中,还有艰难的路程要走。但其军事、政治上的实力与影响仍令人不能小觑。一旦其经济社会转型完成,其天赋的充裕的自然资源获得充分利用,俄罗斯的综合实力与地缘政治影响还可能名列前茅。

21世纪最有希望的大国是中国,最有实力的大国可能仍会是美国。当然,美国能否在21世纪下半叶依然领先其他大国,人们还只能拭目以待。

四、关于多极化的不同理论诠释

多极化理论是回应两极格局崩溃以后世界格局与国际关系范式的基本特点的某种描述,尽管它带有某种主观判断与政策取向,但仍不失一定的客观性。多极化现象或趋势,在理论上的表现,至今莫衷一是,难有令人完全信服的某一种理论,但是各种理论解释毕竟能有助于人们对这一现象或趋势的理性思考。

1. 多极化与世界各国发展的不平衡性规律理论

历史上的多极现象与21世纪的多极化趋势,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可借用世界各国发展

不平衡性规律的理论加以解释。列宁曾指出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任何一个经济部门，在市场的统治下都没有也不可能均衡的发展”。^⑤后起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呈现跳跃式特点，并赶超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这一绝对规律在帝国主义阶段，会引发两个后果：帝国主义战争与社会主义在一国或数国获得胜利。

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也决定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因为资本主义经济是世界经济的主体。因此，世界经济的发展不平衡也成了战后世界经济的基本特点之一，其表现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战后日本、欧盟的经济迅速恢复，并有力发展，一度直逼疲软滞胀的美国经济。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曾预言，美国、苏联超级大国地位已式微，日本、欧盟、中国等力量已勃起。而莱斯特·瑟罗则在《王者之争——21世纪的角逐》一书中将王冠戴在欧盟头上，预言21世纪是欧洲人的世纪。当然，也有一些学者或政治家更看好亚洲、尤其是中国。因为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速度与上升态势在全球领先。然而，90年代的美国新经济，使美国又一次振作起来，拉开了与日、欧已经缩小的距离。看来在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支配下，世界经济的多极化已是现实，而且还有加剧的趋势。

2. 多极化与吉尔平的“霸权稳定论”

70年代美国学者吉尔平在《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指出：国际秩序的相对稳定需要有霸权国家的维护。但是要维护有利于自己的国际秩序，霸权国家必须能够提供相应的国际公共产品（诸如在联合国与维和部队承担最大份额的经费、开放自己的市场等），允许其它国家“白搭乘车”。这一现象的结果是“白搭乘车”国家迅速发展并接近霸权国力量，霸权国则因“经济剩余”逐渐减少，必然出现衰退现象，于是新的挑战国便会向现存霸权国挑战，以改变现存国际秩序。因此，霸权国与挑战国的地位在不断变化着，国际秩序稳定也是相对的，它需要霸权国维护，但不会只是一个不变的霸权国。“霸权稳定论”为战后美国称霸世界提供了理论依据，但同时也揭示了各国力量发展不平衡，国际秩序始终存在一超多强或多极化趋势的规律。任何时期的霸权国或“超级大国”，只能是相对的、暂时的，多极化的趋势是难以抗拒的。

3. 多极化与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

美国学者伊·沃勒斯坦在其《现代世界体系》多卷巨著中，用系统论的方法研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发展进程及其特点，并提炼出六个向量：生产、劳动、福利、社会凝聚力、知识与国家制度。它们是世界体系演进的基本条件，它们的综合作用是世界体系终结与变换的根本原因。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由中心区、半边缘区与边缘区组成。中心区的霸权地位有周期性的变迁特点，中心区存在多个中心强国，某个中心强国只能“在很短的时刻内可以同时在生产、销售和金融方面优于所有其他中心强国”取得“霸权”地位。但是，“称霸是短暂的。一个国家一旦成为真正的霸权国，它也就开始衰落”。^⑥于是中心区其他中心强国将取而代之，或者中心区发生转移，新的中心区崛起，而新的中心强国与霸权国又随之涌现。他预言，21世纪前25年内，美国的霸权会衰弱，中心区将由北美转向亚欧，中国、日本、欧盟中心强国会上升，并有其中一个中心强国将取代美国成为新的领导国家，“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将会在决定人类共同命运中起重大的作用”。^⑦

4. 多极化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美国学者亨廷顿在1993年夏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以文明的

相异与相斥来解释冷战后的国际政治态势。在遭到广泛批驳以后，又在当年《外交》11—12月号上撰文《如果不是文明，那又是什么？——冷战后世界的范式》，提出“文明”已代替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等，成为观察、判断国际形势的“范式”。1996年他再次在《外交》11—12号上发表《西方文明只此一家、并非普遍适用》，以及专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系统阐述了他对冷战后世界秩序的观点。亨廷顿认为，“冷战时期，全球政治成为两极化的，世界被分裂为三个部分”，即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集团，苏联为首的东方集团，不结盟的第三世界。世界以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军事划线。冷战后，国家的分类标准，由文明取代其他标准，“全球政治已变成了多极的和多文明的”，“冷战后时代的世界是一个包含了七个或八个文明的世界。文化的共性和差异影响了国家的利益、对抗和联合”。^⑧世界主要文明包括西方基督教文明、非洲文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日本文明、拉丁美洲文明、东正教文明等。21世纪西方基督教文明将继续衰落，中华文明、日本文明与亚洲正在崛起，其中中华文明的壮大最引人注目，伊斯兰文明正在复兴，每个文明有一个或几个核心国家，它们的状况往往代表文明的盛衰态势。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以文明诠释冷战后多极化的世界格局国际关系范式，他一再强调，中国的崛起可能动摇美国在亚洲的霸权地位，并引发中美间的冲撞，因此希望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的危险性的注意，以促进世界上不同“文明的对话”。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本质上是美国学者对新世纪美国霸权衰落的担忧与恐惧，也是对不可阻挡的多极化趋势的无奈的悲鸣。

五、中国积极应对国际政治多极化的趋势

国际政治多极化已成为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趋势。面对经济全球化与政治多极化的趋势，各国都在调整政策，以适应历史的潮流。中国作为政治多极化中被世人看好的国际力量，更应以昂扬的斗志去搏击新世纪的风云。在跨入21世纪之际，中国应抓住“入世”机遇，深化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快提升综合国力，这是应对多极化趋势的首要条件。

在21世纪的多极化进程中，中国要真正地算一极，就必须努力完成民族统一大业，形成两岸四地统一的大中华。只有完成和平统一大业，两岸四地的中国人合成一家，经济融成一体，在国际社会上发出统一的声音，共同为民族复兴大业出力，中国的综合国力才可能更快跃居世界前列。如果统一大业不能顺利完成，而使两岸陷入长期军备竞赛与紧张对峙之中，从中渔利者只能是“第三者”。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的核心是两岸能否在“一个中国”前提下的政治谈判。在两岸先后加入WTO，开启“大三通”之后，在“一国两制”对台政策更加具体明白，并具有法律约束力之后，在大陆经济进一步高涨的背景下，两岸政治谈判取得历史性突破，应该不算是过高的期望。

在21世纪多极化的进程中，中国仍应坚持独立自主、不结盟的外交原则。坚持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判断，坚持经济建设中心，韬光养晦，不出头，有所作为。“9·11”事件以后美国的安全观与全球战略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对华政策也将发生重大改变。从全球战略平衡入手，还需应对美国在政治、军事对华推行的遏制战略，尽管其内容与“9·11”前有不同，为了打破美国在政治、军事上对华的遏制围堵战略，除了稳定推进美中经贸关系，维持美中正常关系之外，还应尽力加强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中欧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改善中日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稳定与发展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总之，千

方百计争取在外交上有更多的朋友,在战略上掣肘美国,在争取国际舆论与战略对抗中有更多的同情者与支持者。同时,充分利用美国与中国在国际问题上的共同战略利益来缓和、缩小双方的分歧。当然,双方的关系最终取决于综合国力竞争,中国的综合国力与美国的差距愈小,共同合作的战略利益愈大,双方因分歧引发的冲突可能性就愈小。

在发展中美关系,规划中国对外战略时,应关注以下问题:

其一,美国全面部署 MDS,并且已决定最终退出 1972 年的《反导条约》(ABM),中国对此应有充分准备。首先应坚决反对,表明立场,争取国际舆论,在理上占先;同时,从现实出发,也只能主要依靠自己力量,以最少代价,取得打破美国 MDS 威胁的最有效手段。我国的导弹技术、太空飞船技术以及其他方面的技术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然而我们也必须尽力避免陷入与美全面军备竞赛的陷阱、重蹈苏联崩溃的历史覆辙。

其二,俄罗斯在美的威逼利诱与各种因素的压力下,会否与美在战略武器谈判中妥协,美俄最终是否会以牺牲第三国的利益形成战略伙伴,尤其是“9·11”事件后美俄在反恐怖主义问题上加强了战略合作,北约和俄罗斯间的关系会否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应对此有充分的考量。在 21 世纪美中综合国力竞争中,俄罗斯可能是举足轻重的力量,它将成为中美争取的伙伴。应该清醒认识到,俄在美、中之间的战略选择,最终只会从自己的国家利益出发。俄在经济上的脆弱,使其在阻止北约东扩,防止美国退出或修改 1972 年的《反导条约》而单方面进行导弹防御计划时,难有大的作为。美国在调整全球军事战略,集中力量打赢一场地区战争时,更可能拉拢并接纳积弱的俄罗斯,而重点对付正在崛起的中国。当然,“9·11”事件后,美国的全球安全战略都会发生大变化,美对华战略也在发生相应变化。我们必须千方百计与俄建立有吸引力的全面协作战略伙伴关系,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稳定了,我们就赢得了战略主动。与此同时,中俄关系的发展,也不能成为妨碍中美关系改善、发展的障碍。在中国的统一大业中,中俄关系的稳定还能发挥积极作用。

其三,日本的政治大国地位与日美军事同盟,也应是中国外交的重要课题之一。21 世纪前 10 年,日本成为世界政治大国的可能性在增大。安理会的改革与扩大规模,势在必行。由于日本国内右翼政治势力的抬头,亚洲各国对日本可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心存不安,为了争取日本在中美竞争中的中立或对中国的支持,我方不宜出头阻拦,而可静观其变,并且应争取更多第三世界国家入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平衡发达国家占多数的局面。中日经济合作关系的稳定发展有利于亚太地区的和平发展,更有利于平衡美国对中国的战略优势。

其四,对于其他正在上升中的国际力量也应关注。例如,南亚的印度的崛起,拉美的巴西的发展,东盟的一体化进程,非洲的合作加强等。在加大研究其动向的同时,作出相应对策。

(责任编辑 刘晓虹)

注 释:

①《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353 页。

②梁守德:《走向新世纪的欧洲与大国关系》,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9 年,第 427 页。

③陈启懋:《跨世纪的世界格局大转换》,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 年,第 38-39 页。

④[美]托夫勒:《力量转移》,新华出版社,1991 年,第 457 页。

⑤《列宁全集》第 17 卷,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 103 页。

⑥[美]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年,第 2 卷,第 45-46 页。

⑦[美]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年,第 1 卷中文版序,第 2 页。

⑧[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 年,第 5、6、8、9 页。

Abstracts and Key Words of Major Articles

From Aristocratic Liberty to Democratic Liberty

——On Tocqueville's Liberalism

(by LI Hong - tu)

Abstract: Tocqueville, although born of a noble family, rationally considered that an aristocratic society would decline and a democratic society would be coming, and that democracy was an important character of modern society. Accordingly, he made an analysis of characteristics, values and shortcomings of aristocratic liberty and the nature of democracy. He believed that in a democratic era it was impossible for liberty to be built on the basis of aristocracy, and meanwhile he was especially interested in how to avoid democratic despotism and how to avoid destroying liberty in the name of democracy. Hence, Tocqueville expected that the coming society was not only democratic but also liberal. In such a society the union of liberty and democracy would be achieved.

Key words: Tocqueville, aristocracy, democracy, liberty

About the Customs of Ancient Thracians

(by SHEN Jian)

Abstract: As one of the most ancient inhabitants in the Balkans, the Thracians left some cultural marks in history. Thanks to the records of some ancient writers, we can recognize that the Thracians not only had their own independent language and tradition, but also kept their special customs, which revealed evident features of the time and embodied characteristics and ethical values of the people. This comprises an important aspect that we should not ignore when we study such an ancient ethnic.

Key words: Thracians, customs, bacchanalia, nuptial customs, law of warfare

A Theoretical Reflection on the Multi - polarization Framework and China's Foreign Affairs

(by ZHOU Min - kai)

Abstract: Now people are quite concerned with the discussion of the world framework after the cold war. It is not purely an argument about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mong scholars for the mono - polarization or multi - polarization. It is an objective requirement, and also an objective formulation and a subjective response to the variety of world paradigm and world framework in the post cold - war period. Any kind of description about a new world framework contains its objectivity, various value orientations, subjective predictions, and policy orientations. The multi - polariz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will offer a lot of new features. The multi - polar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has become a developing tendency of history, which is independent of people's will. Facing the trend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political multi - polarization, China should grasp the opportunities of entering WTO and shaping the international alliance of anti - terrorism, keeping a prudential rein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U. S. A.,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and between China and neighboring Asian countries, and concentrating her forces to realize the "Three Great Tasks".

Key words: world framework, multi - polarization, China's foreign affairs

Is It Possible for Transitional East European Countries to Draw Lessons from the East Asian "Strong Government Model"?

(by YANG Ye)

Abstrac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a new progress emerged in researching the transitional economy—a research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in the period of economic transition of Central - East Europe. The East